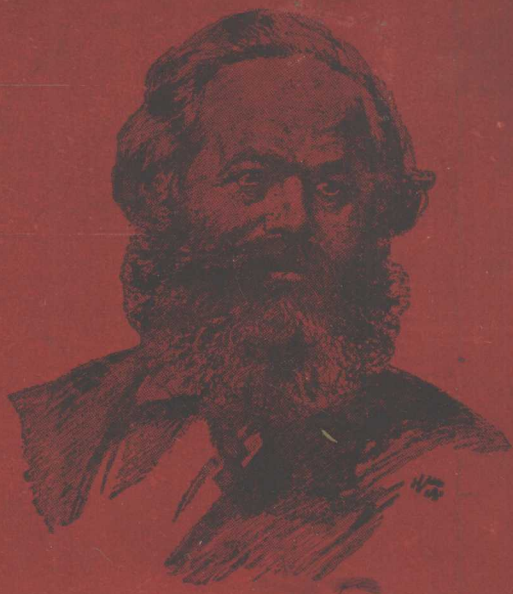




馬克思主義 研究與體驗

進步出版社印行

馬克思主義研究與體驗

進步出版社印行

1949

目錄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底特徵

- 一、現象底普遍聯繫與相互依存……………二
- 二、現象的運動與變化，新生與發展……………九
- 三、當作量變向質變轉化看的發展……………一五
- 四、作為對立的鬥爭看的發展……………二三

馬克思主義與歷史學

三二

馬克思主義與哲學

五〇

- 一、馬克思主義與過去哲學成果的關係……………五〇
- 二、作為普羅列塔利亞戰鬥階級的哲學之馬克思主義……………五四
- 三、作為科學的哲學之馬克思主義……………五七

馬克思主義與科學

原子時代·····	六五
科學的統一·····	六六
物理學上的辯證法·····	六七
物理學上的歷史因素·····	六八
社會科學中的辯證法·····	六九
馬克思主義在科學研究上的價值·····	七〇
科學工作的計劃·····	七一
科學在蘇聯·····	七三
馬克思主義學自由·····	七四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底特徵

烏里楊諾夫斯基著、瑩譯

在人類社會發展底歷史中，在人們實際活動底過程中，發生了如何解釋自然界與社會中圍繞着我們的現象與事變的問題。在我們人類日常實際活動中，不僅是發生了怎麼觀察圍繞着我們的客觀世界，並且發生了怎樣應付這個客觀世界的問題。但是，人類祇有在已經知道這個世界底規律的時候，才能順利地應付客觀世界。認識自然界與社會底規律，使人類能以認清現勢，預見將來，利用這些知識以解決各種實際任務。

爲了認識現象底規律，人類的知識應該滲入客觀世界底深處，發掘其內部正在發展的一切過程底千變萬化的情形。

經過什麼途徑才能滲進客觀過程呢？用什麼方法才能在千變萬化中認識這個實在的世界呢？歷史上祇有兩種基本的思維方式，兩種認識與研究現實的方法，這就是形而上學的與辯證的兩種。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黨是立足於辯證方法的。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黨底世界觀『所以叫作辯證唯物主義，因爲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

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瞭解，它的理論，則是唯物主義的』（「聯共（布）黨史」中文版，第一百二十三頁）。『辯證法』，『辯證的』，這兩個字都是從希臘字『dialecto』來的，若按字面直譯，就是『進行論戰，進行談話』。

斯大林同志說：

『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以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求得真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為：思維中的矛盾之揭露以及對立意見之衝突，是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這個辯證的思維方式，後來推廣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變為認識自然界的辯證方法，這個方法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永恒運動着和永恒變化着的現象，而把自然界底發展看作自然界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自然界中各對立勢力互相影響的結果』（「聯共（布）黨史」中文版，第一百二十四頁至一百二十五頁）。

斯大林同志舉出規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的四個基本特徵：

一、現象底普遍聯繫與相互依存

在十九世紀以前悠久的時期內，在說明自然界與社會法則方面，站統治地位的是形而上學的方法。這一方法是在科學發展時期（十五世紀——十六世紀）發生與鞏固起來的，當時首要任務，是在於分門別類地觀察與分析自然界，不聯繫其他現象，不在發展與變化中去分析自然界各個孤立部份。

這是科學發展的必經階段。因爲，假若沒有這個發展階段，科學是不能正確說明世界的一般輪廓的。在這一時期，許多學者們都以爲：世界是一成不變的。所以，他們也就以爲：自然界中並沒有發展，同時也就以爲許多自然現象之間，並存在內部的有機聯繫等等。後來，這種形而上學的世界觀，竟由自然科學移到哲學方面來了。於是，形而上學方法與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就成爲一切認識領域內的統治方法了。

形而上學者並沒有看見非生物與生物間所存在着極密切的聯繫，就是說：形而上學者並沒有看見可以證明生物是由非生物發生而來的這種聯繫。形而上學者否定了人類與其他動物界間的任何聯繫，即否定了證明人類是從這個動物界發展而來的聯繫。形而上學者，對於社會發展現象的研究，也採取了同樣的觀點。

法國唯物論者如愛爾法修、荷爾巴赫、狄德羅等，對於科學與哲學唯物論，都會作過極大的貢獻，但他們對社會的認識都是形而上學的。他們都會否認過存在於以前社會發展階段與新時代之間的聯繫。他們把過去的一切，都認爲是人類錯誤與愚蠢的結果。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是從與形而上學的方法完全相反的原則出發的。

斯大林同志說：

『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相反，它把自然界不是看作什麼彼此隔離的，彼此孤立的，彼此不相依賴的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底偶然堆積，而是看作聯繫着的，統一的整體，在這裏，各個對象或各個現象是

互相有機聯繫着，互相依賴着，互相制約着。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自然界中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沒有聯繫的，那它就是不可瞭解的，因為自然界任何一部中的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條件沒有聯繫的，是與他們隔絕的，那它就會變成毫無意思的東西；反之，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密切聯繫而不可分離的，把他看作是受其週圍現象所制約的，那它就可瞭解，就可論證了』（「聯共（布）黨史」中文版，第一百二十五頁）。

整個現實正是這個規律的明證。

地球上的生命，是依賴於太陽所給的溫度與光線而生存的。地球在一定時間，一定空間所接受溫度與光線的數量，又決定於地球與太陽相互聯繫底性質。

因為地球是在旋轉，而地軸是傾向於它的旋轉面的（就是說，傾向於旋轉的軌道），於是，這樣就有了四季的交替。當地球之南半球直對太陽的時候，那麼，此時在北半球（就是我們現在居住的半球）溫度就較低，植物在僵死着，地面覆上了冰雪。但是，再過半年，地球將轉入自己軌道底另一部份。此時，地球之北半球直對太陽，此時，自太陽射下充分的日光，植物又恢復了生命，大地披上了綠色的新衣，樹林、田野、花園又欣欣向榮地繁殖茂盛起來。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科學底功績，這一時期偉大科學發明底意義，就在於他們發現了自然界底統一，發現了物質運動所有形式底統一，發現了現象底普遍聯繫。

英國學者達爾文發現了動物界與植物界之發展與變化底規律。達爾文在自己關於動物界發生與發展的學說中，根據極為豐富的材料證明了：在高級動物與低級動物之間，存在着一種統一底聯繫，動物器官底複雜的高級形式，是由低級形式產生的。人類就是動物界發展底最高級。達爾文還證明了：有機界本身內部有不可分割的聯繫與相互依存關係。動物、植物都不是漠不相關地，自在地生存着，他們是彼此互相依存着的，互相制約着的。達爾文曾證實了一種叫「三色堇」的花與貓之間的聯繫。三色堇是蟲媒花，它要靠蜜蜂的幫助，才能開花結果繁殖後代。但是，在所有蜜蜂中祇有大蜂才去採三色堇的蜜。所以，假如大蜂稀少起來，或者全部絕種，那末，三色堇也要隨着稀少起來或者絕種。可是，蜂的數目多少，又多半決定於田鼠的數目多少。因為，田鼠可以破壞蜂子的蜂房和巢穴。而田鼠的數目多少，又多半決定於貓的數目多少。

於是達爾文就作出結論，他說：

「這樣一來就很顯然了，假如在一個地方，貓種動物很多，那末它最先經過鼠的媒介，然後再經過蜂的媒介，便可以使這個地方的某種植物繁盛起來」。

普遍聯繫與互相作用，同樣，也主宰着人們的社會生活。馬克思與恩格斯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們在人類思想史上最先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底規律的過程，是與鐵的自然的歷史的必然性同時進行的。形而上學者看來，社會是由散漫的個人組成的，而個人又是按照各自的法則活動的。假如人們結成社會並且能在一起進行勞動，那末，形而上學者便把這個結合底原因看作是因為人們有了某種觀

念，或是人們相互締結了某種契約等等。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實際上在人們之間存在着一種必然的聯繫：物質財富生產底要求，人們生活底物質條件，把人們結成爲社會，要求人們結合起來並在一起進行勞動。古代的原始人類，一直是進行集體勞動的，因爲不如此，他們就不能向自然界進行鬥爭。所以，在社會發展底每一個階段上，都存在着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聯繫，都必然地存在着一種爲社會生產力之發展程度所決定的人與人的生產關係。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共同構成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物質生產方法。

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上，產生一定的國家，或者說產生一定的政治制度，這種國家或者政治制度，完全是由生產關係底類型決定的：封建制度底生產關係，適應着封建君主政體的國家；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適應着君主立憲政體或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又要求有一種新型的國家，這就是蘇維埃國家，它要求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僅是國家而且所有政治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諸如法律，科學，哲學等等，都是和社會經濟制度密切聯繫着的，都是和國家相互規定着的。

但我們是否祇限於承認事物間存在互相作用就足夠了呢？是不是一切聯繫與互相作用都彼此完全一樣呢？一位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的代表叫荷爾巴赫，他是承認現象之互相作用的，但是，他們得出了荒謬的結論：

『一個蠻橫的盲從主義者肝火太盛，脾氣過於粗暴，一個驕武的侵略者心血來潮或過於興奮。某個君主的腸胃不佳，某個女人的淫蕩浪漫，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做爲挑起戰端，調兵遣將，攻城奪寨，

毀滅鄉鎮，置人民於貧困、飢饉與病疫，以至數百年生命塗炭的原因』。

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的。所以，辯證法並不要求考察事物底全部原因與事物底全部關係。它所要求的，是分析造成某種現象的決定性的原因，是觀察最重要的有機聯繫和有機關係。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底爆發，德國以及其他資產階級學者們，曾提供了許多原因。他們所根據的，是說這是由於個別國家及其政府或是個別政治活動家命裏注定的行爲。但是，從辯證法底觀點去考察戰爭底爆發，也就是說，從最有決定意義的聯繫，最有決定意義的原因去分析，那就應該認為：戰爭首先是和政治聯繫着的，因為戰爭是政治底繼續，不過祇是以強力的手段進行的而已。從這樣一種對於戰爭的觀點出發，斯大林揭露了這次戰爭中德國帝國主義者底侵略目的，斯大林揭露了德國政治制度和德國帝國主義者在戰前多年所奉行的政策與爲希特勒匪幫所發動的戰爭底全部內在聯繫。聯繫政治對戰爭進行分析，不僅可以揭發德國帝國主義者在這次戰爭中的侵略目的，並且可以揭發爲希特勒匪幫所掩飾的用以進行戰爭的政治陰謀。聯繫政治對戰爭進行分析，還可以揭發一個事實，這就是：德國佔領者大量屠殺蘇聯和平居民，這裏面隱藏着敵人底政治目的——即是要在肉體上消滅別國居民的大部，尤其對各斯拉夫民族更爲如此。所以這就是爲什麼德國人大量屠殺蘇聯和平居民——老弱婦孺，並不算什麼偶然的事，而且這些事情都是按照希特勒指揮部底命令和指令進行的。

斯大林同志說：『如果在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如果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聯繫着並互相制約着，那末很明顯的，在估計歷史上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都不要以「永恒正義」或其

他某種成見爲觀點，如歷史家時常所做的那樣，而是要以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關聯的那些條件爲觀點。

奴隸佔有制度，就現在的條件看來，是荒謬的現象，反自然的蠢事。而奴隸佔有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並且合於規律的現象，因爲它和原始公社制度比較起來是前進一步』（「聯共（布）黨史」中文版，第一百二十九頁）。

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是正確的革命的要求，因爲在當時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前進一步。現在在蘇聯的條件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是荒謬的反革命的，因爲，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較之蘇聯是落後一步。

所以，斯大林同志說：

『一切都以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爲轉移』。世界上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遠是具體的。這是很早就曾被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了。他說過：假如你想回答「雨有益處還是有害處」這個問題，祇有當你知道地方與時間的時候，才能給以正確的答案。譬如說：糧食剛種下去，當土地需要水分的時候，雨自然是有益處的；但正當收割莊稼的時候，雨却是有害處的，因爲它會把莊稼淹倒並爛在田裏。

再譬如關於「戰爭是不是正義的東西」的問題，形而上學者——妥協主義者會說：任何戰爭都不是正義的，而馬克思主義者却要問：「你說是那一種戰爭」。假如說的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那末，它幾乎對於一切交戰國都不是正義的戰爭，假如說的是蘇聯人民的偉大衛國戰

爭，那末，它不僅對蘇聯人民是最正義的戰爭，而且，對於一切反希特勒集團國家的人民，它也是最正義的戰爭；但是，從德國方面來說，它是非正義的侵略的戰爭。

研究一切互相聯繫着的現象，對現實採取具體的歷史的態度，這就使得我們能在複雜的環境中正確地確定方針，過去和現在都給了我們黨在一切鬥爭戰線上獲得勝利的可能。

二、現象的運動與變化，新生與發展

形而上學者把世界與自然看成是一種不動的，是一成不變的，不運動不發展的狀態。

『辯証法與形而上學相反，它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的和不動的狀態，停頓和不變的狀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的和不斷變化的狀態，不斷革新的和不斷發展的狀態，在這裏，無論何時都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都總有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衰頹着。』

因此，辯証方法要求：在觀察現象時，不僅要以各種現象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為觀點，而且要以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為觀點，要以它們的產生和衰亡為觀點來加以觀察』（「聯共（布）黨史」中文版，第一百二十五頁）。

辯証法唯物論肯定地說：不運動的物質是不存在的。

『運動是物質存在底形式。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都沒有也不可能有不運動的物質。世間上的運動，個別天體上較小規模的機械運動，熱力，電流或磁力的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與化合，有機生

命，——總之，世界上所有物質每個原子，在每個極短促的時間內，都是經常處在上述那些運動形式中的一個或數個之中的』（恩格斯：「反杜林論」）。

但是，僅僅確定物質天生就有運動，這還不够。有着形而上學觀點的唯物論者，也並不否認這一點。然而，他們理論的缺陷，就在於他們把運動看成空間上的簡單的機械的位置改變，所以他們也就看不出運動是物體底變化，也就看不出：舊的東西在死亡，新的東西在產生，以及自然之永久不停的新生。

那末，作為變化來了解，運動究竟是什麼呢？運動就是新生和發展底永久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沒有一樣東西是不變化的，沒有一樣東西是停滯的，在這個過程中間，永遠是某種東西在發生着，發展着，破壞着，消滅着。

為了要證明這個原理，可以舉出無數個例子。現在是撒哈拉大沙漠的地方，五萬年以前曾是林木茂盛的河谷與尼羅河支流發源的地方。現在基斯洛沃德斯科地方從前曾是海洋。從前地球上有着恐龍和巨象，後來它們也絕種了。在無窮的宇宙中，許多太陽系，世界，生物在發生，死亡，死亡後再發生，有着這麼一種運動，新生，發展底永久的過程。

正如恩格斯所說的：

『……不管有多少太陽系和地球在產生與滅亡；也不管必須等多久，在某個太陽系底某個星球上，將不會出現對有機生命所必需的條件；也不管有多少生物一定要滅亡和一定要產生，首先在它們

中間必將發展出來能够用腦子思維的動物，並且它們在極短的時間裏，就會找到適合於自己生命的條件，爲了在將來無情地被消滅。——儘管如此，但我們總還相信：物質在其各種形式的轉變中，它還仍舊永遠如一的。我們相信：物質底屬性當中沒有一個會滅亡的。正因如此，我們也就相信：雖然物質在某一時期的地球上會滅絕了自己的高級花朵——這裏指的是能思維的精神——，但是，物質同樣必然地一定在別的地方別的時間，會重新培植起這個花朵』（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形而上學者經常引證說：在自然界和社會中都有靜止和平衡的現象。他們認爲：這種靜止與平衡駁倒了辯證法的永久發展和不斷變化的學說。固然，靜止和平衡是實際上存在着的，但是，它們並不是獨立存在着地，靜止和平衡是作爲發展和運動的要素而存在着的。正如沒有平衡的運動是不存在的一樣，沒有運動的平衡與靜止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平衡是相對的，暫時的，一時的，而運動則是永久的，非一時的，絕對的。

在我們的週圍，可以看見許多物體，都在很長的期間或相當的期間內，處在固定狀態裏，處在靜止的狀態裏。例如：每一個人器官底生命，是處在平衡的狀態中。但是，這個平衡是相對的平衡，是一時的平衡。這個平衡之所以是相對的，就是因爲，器官底極小分子及其巨大器官，經常處於不斷的運動中。並且，器官平衡之所以能够存在，祇是因爲它能正常執行自己的功能，而這個執行功能本身就是一種運動形式。從而，平衡自身就是運動的結果，而平衡也是經常處在運動中的。

既然自然界底一切都是處於永久運動，變化與發展之中，那末，就可以得出：祇有辯證方法，做

爲自然與社會辯證發展在我們思維與意識中的正確反映，才是研究現象唯一科學的方法。

『在辯證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那在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那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即令它在現時還似乎是不堅固的，因爲在辯證方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才是不可被戰勝的』。

從這個論斷出發，斯大林同志辯證地作出了如下的結論：

『如果世界是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中，如果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的規律，那末很明顯的，再也沒有什麼「永古不移的」社會秩序，沒有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恒原則」，沒有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恒觀念」了。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由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的，正好似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樣。

由此可見，不是要指靠於社會裏那些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而是要指靠於那些正在發展着的，具有遠大前程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

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來：既然一切是在發展着和變化着，既然社會發展法則是舊者死新者生，那末，勝利永遠是屬於發生着的和發展着的，那怕發生着的和發展着的還很幼小，還很脆弱。發展，永遠是有新的和舊的同時存在的。然而，剛剛產生的新的，看起來總是比存在已久的舊的

似乎是很脆弱一些。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無產階級在俄國與當時農民比較說來，還是佔少數。可是當時，無產階級之作爲階級是在發展着，而農民之作爲階級是在日趨瓦解着。民粹派依靠了農民，馬克思主義者依靠了正在發展的階級——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爲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爲頭等的歷史的和政治的力量』。（「聯共（布）黨史」中文版，第一百三十頁）。

在聯共（布）黨史中，還可以舉出一個例子。

在國內戰爭年代裏，曾經發生了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形式的新的社會主義勞動的萌芽，列寧認爲這是具有偉大意義的事實。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隊祇是社會主義勞動態度底萌芽，它是極其脆弱的，不强壯的。然而列寧却把它看成是偉大運動的開端，並且列寧認爲這個開端必然會壯大起來，並且驅盡舊的勞動形式。列寧把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隊稱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細胞。資產階級和他們的走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布爾什維克所深信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萌芽的力量，曾極盡嘲笑、詆毀之能事，列寧寫道：

『資產階級大人先生們和他們的走狗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總愛把自己描寫成是「輿論」的代言人，於是顯然的要嘲笑共產黨人的願望；他們把共產黨人的願望稱爲「無的放矢」；嘲笑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隊，說這個義務勞動隊比起盜竊、偷懶、生產效率低落、偷工減料、損害產品等事件來，是渺小的不值一提了。……』